

大理白语完成类体标记的多功能性研究*

李 蕾 陈前瑞**

[摘要] 大理白语的完成类体标记有 xw^{55} 、 $lɔ^{32}$ 、 $ɔ^{32}$ 、 $ŋɔ^{21}$ 4 个，其中 $ŋɔ^{21}$ 是合音词。这些标记在功能上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多样性：一是完成体和完整体功能， $ɔ^{32}/lɔ^{32}$ 具有结果性、新情况、持续性 3 种完成体的下位用法； xw^{55} 具有结果性、先时性两种用法； $ŋɔ^{21}$ 具有结果性、新情况两种用法。二是最近将来时和祈使功能， $ɔ^{32}/lɔ^{32}$ 表示具有使用强制性，语法化程度较高。三是现在状态和确定功能， $ɔ^{32}/lɔ^{32}$ 的确定功能以断言的方式来确定命题的真实性，属于认识情态。四是并列类连接功能，包括以 $ɔ^{32}/lɔ^{32}$ 为代表的例举语气词和以 xw^{55} 为代表的并列连接成分。

[关键词] 大理白语 完成类体标记 多功能性 量化分析

一 引 言

从时体类型学的角度看，把完成体这一个语义性质的功能节点细化为多种具有语用性质的用法（陈前瑞 2016），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汉语和白语完成类体标记的多功能性研究（陈前瑞、胡亚 2016；李蕾、陈前瑞 2018）。完成类体标记（perfs grams）^①一般以完成体功能为核心，且具有与完成体相关的系列功能。为了更好理解不同功能之间的扩展关系，有必要结合具体语境厘清这些标记在用法上的差异^②。大理白语的完成类体标记有 xw^{55} 、 $lɔ^{32}$ 、 $ɔ^{32}$ 、 $ŋɔ^{21}$ 4 个。 xw^{55} 是词尾，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后； $lɔ^{32}$ 、 $ɔ^{32}$ 都是句尾，用于小句之后； $ŋɔ^{21}$ 是合音词，也用于小句之后。 xw^{55} 的完成体功能与完整体功能、连接成分功能关系密切，具有功能扩展的可能性（李蕾、陈前瑞 2018）。

$lɔ^{32}$ 在白语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以往研究中多归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是不受句尾位置的限制，归为时态助词，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表示动作开始后的继续进行，以体现它与动词短语内在时间语义的相互作用，如徐琳、赵衍荪（1984:35）所举剑川白语的 la^{42} ；二是陈述语气词，以突出其句末的位置特点，如赵金灿（2010）所举鹤庆白语的 lau^{31} 、赵燕珍（2012）所举赵庄白语的 $lɔ^{42}$ 。还有一些研究介于这两种思路之间，认为它兼具助词和语气词两种功能，如李桥春（2006）所举剑川白语的 la^{33} 、董文菲（2013）所举大理白语的 $lɔ^{42}$ 。这些类别都属于特定方言的描述范畴。李雪巧（2019）将阳和庄白语的 xw^{55} 界定为完成体

* 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XNL028）”的资助。审稿专家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致谢。

** 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Email:qianruic@163.com。

① Bybee et al. (1994:116) 把完整体或过去时路径上的所有语法语素都称为完成类语法语素。

② 我们注意到语义和语用的连续性，并尝试以功能指称语义，以用法指称语用。

标记；李煊（2021a, 2021b）将美坝白语的 *xw⁵⁵* 界定为完整体标记，将 *lɔ³²* 标注为语气词。这种类型学视野下的分类方式有助于建立白语的体系统，但是没有关注到标记的多功能性特点，各个标记除了原型意义外，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用法或功能，有必要进行详细分析。

ɔ³² 在少数文献中以句末语气词形式出现，尚未发现针对该标记的详细讨论，但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带声母和不带声母的标记在白语中同时存在^①。一是刘文、汪锋（2019）对北五里桥白语的描写，把有声母的 *nou³²* 界定为汉语借词，在句法功能上属于语气词。意义及句法格式完全相同的例句中，也可以用 *ou⁵³* 这一标记，其句法地位同样是语气词。二是赵燕珍（2012）记录的赵庄白语例句中，也有带声母的标记 *lɔ⁴²* 和不带声母的标记 *ɔ⁵⁵* 跟在同一动词后的情况。

ŋɔ²¹ 是由白语动词 *ŋer²¹* “去”与 *ɔ³²* 连用产生的句末合音词，其功能具有特殊性，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见报道。从整体看，白语各个完成类体标记的分布和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以大理古城田野调查获得的 18.2 小时的录音转写语料为重点，辅以王锋（2014a、2014b）、赵燕珍（2012）的语料，在李蕾、陈前瑞（2018）的基础上，考察大理白语的完成类体标记，并与汉语普通话的完成体标记“了”进行比较。此外，本文还在比较概念（Haspelmath 2010）的基础上，讨论各个标记适用于不同语境并形成多种不同功能或用法的多样性，尝试进一步细化功能之间可能的扩展关系。

二 完成体、完整体功能

（一）完成体功能

体标记 *ɔ³²* 和 *lɔ³²* 在功能模式上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例如：

(1) *ŋɔ³¹ka⁴⁴tsou⁴²kur³⁵tha³¹ne⁴⁴phe³³mu²¹ɔ³², khw⁵⁵ŋɔ³¹me²¹khw⁵⁵jw³⁵.*

我 把 钥匙 枚 拿 忘记 PFCT^② 开 我 门 开 来
我忘记拿钥匙了，给我开下门。

(2) *lɔ³²s¹⁴⁴ŋi²¹tsu³³u⁴⁴pe⁴⁴jw³⁵lɔ³², nɔ³¹ts¹⁵⁵mu⁵⁵tse⁴⁴pe⁴⁴ŋi⁴⁴mu³³?*

老师 位 早 就 走 来 PFCT 你 怎么 还 走 进 不
老师早就来了，你怎么还不进去？

例(1)中“不能开门”这一情状是“忘记拿钥匙”造成的；例(2)中“老师早就来了”，所以对听话者“还没进去”的结果表示惊讶。*ɔ³²/lɔ³²* 表示事件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有明显的现时相关性，是完成体功能。陈前瑞（2016）基于现有的完成体类型学研究，归纳出结果性、经历性、持续性、新情况、先时性 5 种具有语用性质的下位用法。这两例前后分句之间体现因果关系，是结果性用法。*ɔ³²/lɔ³²* 还具有持续性和新情况用法。

(3) *ŋɔ³¹tw³³nɔ³¹tci⁵⁵ciou³³nia³³ŋi⁴⁴ɔ³², nɔ³¹ts¹⁵⁵mu⁵⁵tse⁴⁴pe⁴⁴jw³⁵mu³³.*

我 等 你 多 少 这 日 PFCT 你 怎么 还 走 来 没

^① 王峰（2016）、李煊（2021b）只记录了带声母的标记，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受地理位置影响。靠近剑川方言或者洱海东侧的方言更倾向于使用带声母的标记。大理古城汉语方言的完成类标记是零声母的 *au⁵³*，靠近大理古城的白语受汉语 *au⁵³* 的影响出现 *ɔ³²/lɔ³²* 交替使用的现象是正常的。

^② 语法标注缩略语为：PFCT 完成体；PFV 完整体；IMF 最近将来时；IMP 祈使；PSS 现在状态；VLD 确定；CONJ 连接成分；COOR 并列连接成分；EXEM 例举。

我等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来。

(4) $\eta\zeta^{31}t\omega^{33}n\zeta^{31}x\omega^{55}t\zeta i^{55}\zeta iou^{33}n\zeta^{31}n\zeta^{44}, n\zeta^{31}p\zeta^{44}j\omega^{35}mu^{33}x\omega^{55}\eta\zeta^{31}p\zeta^{44}\zeta^{32}$.

我 等 你 PFCT 多 少 这 日 你 走 来 没 CONJ 我 走 PFCT

我等了你好久，你没来然后我就走了。

(5) $a^{44}zu^{42}pu^{55}ti^{33}\zeta i^{33}\zeta^{32}$.

阿 如 他 的 爹 死 PFCT

(6) $n\omega^{55}v^{33}n\zeta^{21}xa^{55}tsv^{44}n\zeta iv^{33}l\zeta^{32}$.

你 的 妻 子 生 孩 子 PFCT

阿如他爹去世了。

你老婆生孩子了。

例(3)的 ζ^{32} 表示有一个持续的时间段，“等”的情状可以持续到现在，是持续性用法；例(4)的 $x\omega^{55}$ 所隐含的持续义可有可无，容易被取消，所以 $x\omega^{55}$ 没有持续性用法。 $\zeta^{32}/l\zeta^{32}$ 用于句末，还可以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如例(5)(6)。

据李蕾、陈前瑞(2018)，大理白语的体标记 $x\omega^{55}$ 也具有结果性用法和先时性用法。且 $x\omega^{55}$ 与句尾 $\zeta^{32}/l\zeta^{32}$ 之间也存在共现关系，先看连续性共现的情况，例(7)(8)是结果性用法，例(9)(10)是新情况用法。例如：

(7) $\eta\zeta^{31}ka^{44}tsou^{42}ku^{35}tha^{31}ne^{44}phe^{33}mu^{21}x\omega^{55}\zeta^{32}, kh\omega^{55}\eta\zeta^{31}me^{21}kh\omega^{55}j\omega^{35}$.

我 把 钥匙 枚 拿 忘 记 PFCT PFCT 开 我 门 开 来

我忘记拿钥匙了，给我开下门。

(8) $p\zeta^{31}ka^{44}t\zeta hie^{55}ja^{44}ta^{31}x\omega^{55}l\zeta^{32}, n\zeta^{31}n\zeta iou^{44}pu^{55}t\zeta i^{21}sa^{44}$. 他把钱偷走了，你别找啦。

他 把 钱 样 偷 PFCT PFCT 你 不 要 找 啦

(9) $a^{44}zu^{42}pu^{55}ti^{33}\zeta i^{33}x\omega^{55}\zeta^{32}$.

阿 如 他 的 爹 死 PFCT PFCT

(10) $n\omega^{55}v^{33}n\zeta^{21}xa^{55}tsv^{44}n\zeta iv^{33}x\omega^{55}l\zeta^{32}$.

你 的 妻 子 生 孩 子 PFCT PFCT

阿如他爹去世了。

你老婆生孩子了。

$x\omega^{55}$ 与句尾 $\zeta^{32}/l\zeta^{32}$ 也可以非连续共现， $x\omega^{55}.....\zeta^{32}/l\zeta^{32}$ 有两种完成体的用法，一是结果性用法，例(11)可以补充“你不用洗了”，是过去动作造成现在的状态；例(12)没有明显的动作，表示一种状态的变化。例如：

(11) $\eta\zeta^{31}se^{33}x\omega^{55}va^{55}t\zeta ia^{21}\zeta^{32} thv^{31}pu^{55}kou^{33}le^{21}$. 那两个桶我洗了几次了。

我 洗 PFCT 几 次 PFCT 桶 那 两 个

(12) $p\zeta^{31}a^{33}tur^{44}ts\zeta^{55}sa^{35}x\omega^{55}t\zeta i^{35}l\zeta^{32}$. 他看上去瘦多了。

他 看 得 助词 瘦 PFCT 多 PFCT

二是持续性用法，在白语中比较普遍，例(13)中，“走”的动作一直持续到说话时间。

(13) $p\zeta^{31}p\zeta^{44}x\omega^{55}a^{31}n\zeta^{44}\zeta^{32}$. 他走了一天了。

他 走 PFCT 一 天 PFCT

ζ^{32} 与 $x\omega^{55}.....\zeta^{32}$ 都有持续性用法，但二者也有细微的差别。依据马庆株(1992)，可以将与持续标记共现的动词分为三类：①终结动词，不能表示持续的动作，如 ζi^{33} “死”、 $tsui^{44}$ “断”等；②强持续动词，能表示持续的动作，但不能表示瞬间完成的动作，如 $t\omega^{33}$ “等”、 mi^{33} “想”等；③弱持续动词，能表示持续的动作，也能表示瞬间完成的动作，如 $j\omega^{44}$ “吃”、 $\eta\omega^{33}$ “喝”等。在持续性用法中， ζ^{32} 可以与强持续动词共现，也可以与弱持续动词共现，例(14)(15)中， mi^{33} “想”和 a^{33} “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说话时间。例如：

(14) $s\text{ŋ}^3 v^3 n\text{w}^3 t\text{çie}^3 \text{ŋɔ}^3 m\text{i}^3 s\text{a}^5 \text{n}\text{i}^4 \text{o}^3$. 这件事我想三天了。

事情 这 件 我 想 三 天 PFCT

(15) $s\text{ŋ}^3 n\text{w}^3 t\text{çhuei}^4 \text{ŋɔ}^3 a^3 s\text{a}^5 \text{n}\text{i}^4 \text{o}^3$. 这本书我看三天了。

书 这 本 我 看 三 天 PFCT

$\text{xw}^5 \dots \text{o}^3$ 与强持续动词共现时持续义明显，但与弱持续动词共现时容易出现双重理解。例(16)中强持续动词 $m\text{i}^3$ “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说话时间。 a^3 “看”是弱持续动词，因此例(17)可以理解为“书看了三天，还没有看完”，属于持续性用法；也可以理解为“看完书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属于结果性用法。例如：

(16) $s\text{ŋ}^3 v^3 n\text{w}^3 t\text{çie}^3 \text{ŋɔ}^3 m\text{i}^3 x\text{w}^5 s\text{a}^5 \text{n}\text{i}^4 \text{o}^3$. 这件事我想了三天了。

事情 这 件 我 想 PFCT 三 天 PFCT

(17) $s\text{ŋ}^3 n\text{w}^3 t\text{çhuei}^4 \text{ŋɔ}^3 a^3 x\text{w}^5 s\text{a}^5 \text{n}\text{i}^4 \text{o}^3$. 这本书我看了三天了。

书 这 本 我 看 PFCT 三 天 PFCT

大理白语中有一个特殊的句末标记 ŋɔ^2 ，其来源很可能是 $\text{ŋer}^2 \text{o}^3$ “去了”的合音。白语在表示“去”的含义时，需要搭配使用 $p\text{e}^4$ “走”，形成 $p\text{e}^4 \dots \text{ŋer}^2$ 的构式， ŋer^2 与 o^3 在句尾常常连用， ŋɔ^2 应该是由二者合音而成^①。例如：

(18) $p\text{ɔ}^3 p\text{e}^4 s\text{a}^5 x\text{e}^3 \text{ŋɔ}^3 (<\text{ŋer}^2 \text{o}^3)$. 他去上海了。

他 走 上海 去了

多数情况下， ŋɔ^2 的含义是“离心+完成体”，保留了合音词的特征，是一个复合的完成类体标记，有结果性用法，如例(19)中“什么也没学到”这一状态是受“学习的时候去玩了”的间接影响；也有新情况用法，如例(20)中传递了“爷爷回去”的新信息。

(19) $w^4 s\text{ŋ}^3 p\text{u}^5 t\text{s}^1 t\text{çia}^4 p\text{e}^4 \text{çia}^3 \text{ŋɔ}^2, a^3 l\text{e}^2 \text{n}\text{i}^5 w^4 t\text{w}^4 m\text{u}^3$.

读 书 那 时 候 走 闲 去 了 一 个 也 学 得 没

学 习 的 时 候 去 玩 了，什 么 都 没 学 到。

(20) $n\text{w}^5 j\text{e}^4 p\text{e}^4 t\text{a}^3 \text{ŋɔ}^2$. 你爷爷回去了。

你 的 爷 爷 回 去 去 了

在少数例句中， ŋɔ^2 的发展程度稍高一些，如例(21)中， ŋɔ^2 的使用扩展到了时间范畴，脱离了原型的合音词里“去”这一离心的意义，已经与“去”的动作行为无关。例(22)中， ŋɔ^2 可直接跟在名词“万把块”之后，表示未然的完成，是在合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21) $p\text{a}^5 x\text{a}^3 t\text{ha}^5 k\text{hur}^5 m\text{e}^2$? 他们什么时候开门？

他 们 什 么 时 候 开 一 门

$y\text{w}^3 u\text{a}^4 \text{ŋɔ}^2$. 下个月了。

后 月 PFCT

(22) $p\text{o}^3 t\text{s}^1 t\text{a}^2 p\text{e}^4 n\text{i}^5 p\text{u}^5 t\text{a}^4 s\text{a}^5 p\text{a}^4 t\text{s}^1 a^3 u\text{a}^4 (\text{ne}^4) v\text{a}^5 p\text{a}^3 k\text{hue}^3 \text{ŋɔ}^2$.

他 要 是 去 我 们 那 里 上 班 助 词 一 月 拿 万 把 块 PFCT

他要是去我们那上班的话一个月（拿）万把块了。

(二) 完整体功能

$\text{o}^3 / \text{l}\text{o}^3$ 用于句末可以叙述独立的事件，如例(23)和例(24)，这两个句子都是出现在

^① 在大理古城的汉语方言中，也有“去了”合音的现象 $k\text{hau}^5$ ，功能与 ŋɔ^2 一致。

对话中，是说话人对过去事件的陈述，情状在时间上也是有界的，属于完整体功能。

(23) te³¹s³¹ni⁴⁴pa⁵⁵ma³¹sa⁵⁵u⁴⁴ka⁴⁴mer³²ɔ³². 第二天他们马上就买了。

第二天 他们 马上 就 把 买 PFV

(24) na²¹ts¹sua⁴⁴pa⁵⁵ka⁴⁴pɔ³¹ker⁴⁴lo³². 他们去年把他抓了。

去年 他们 把 他 抓 PFV

ɔ³²/lo³² 的完整体功能还有叙述连续事件的用法。下两例都是叙述一系列发生在过去的连续事件，事件间没有主次关系。例 (25) 中“休息”“喝水”和“恢复健康”是按正常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例 (26) 中的 xu⁵⁵ 和 lo³²一起叙述连续事件，都是完整体用法。

(25) ɔ³¹pe⁴⁴ta³²ni⁴⁴ni⁴⁴cia³⁵ɔ³², ey³³ni⁵⁵yur³³ɔ³², ma³¹sa⁵⁵u⁴⁴ta³²pur⁵⁵tur²¹mur³⁵a³¹jou³²
我 回 家 好 好 闲 PFV 水 也 喝 PFV 马上 就 和 从 前 一 样
xer⁵⁵s¹ɔ³². 我回家好好休息了，水也喝了，很快就和以前一样健康了。
健康 PFV

(26) sa⁵⁵cie⁴⁴pur³¹tier⁴⁴ka⁴⁴zur⁵⁵v⁵⁵ts¹uo³¹xu⁵⁵, nia⁵⁵ni⁵⁵sou³³uo³⁵lo³².
三 天 那些人 把 任 务 做 完 PFV 我们 也 送 完 PFV
那些人三天把任务完成了，我们也送完(饭)了。

ɔ²¹ 用于句末也可以叙述特定的事件，例 (27) 中“骗去钱”的情状在时间上是有界的，是客观的独立事件，属于“离心 + 完整体”功能。

(27) tsur³³a³¹tcia²¹ŋw⁵⁵je⁴²zur³¹ɔ³¹tchie⁵⁵kou³³khue³¹ts¹ŋw⁵⁵ne⁴⁴ka⁴⁴ŋw⁵⁵mw⁵⁵
有 一 次 我 的 爷 爷 给 我 钱 两 块 助词 我 的 奶 奶 把 我 的 受事标记
tsue⁵⁵sua²¹tchi⁴⁴ŋɔ²¹. 有 一 次 爷 爷 给 我 两 块 钱，我 奶 奶 把 它 骗 去 了。
骗 出 去 了

语料中各个标记的完成体和完整体功能的数据统计。见表 1 所示：

表 1 完成体和完整体的功能统计

标记	完成体			完整体		总计	
	结果	先时	持续	新情况	连续		
ɔ ³²	52	—	3	5	3	70	
lo ³²	35	—	2	3	2	3	45
xu ⁵⁵	93	19	—	—	6	15	133
xu ⁵⁵ ɔ ³²	38	—	—	2	—	—	40
xu ⁵⁵ lo ³²	40	—	—	1	—	—	41
xu ⁵⁵ ...ɔ ³²	10	—	4	—	—	—	14
xu ⁵⁵ ...lo ³²	7	—	1	—	—	—	8
ŋɔ ²¹	7	—	—	2	—	3	12
合计	282	19	10	13	11	28	363

从完成体向完整体的演变是时体类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Bybee et al. 1994:105)，已有研究报道了两条可能的路径，一是结果性用法经报道新情况用法发展为完整体 (Schwenter 1994)，二是结果性用法经先时性用法发展为完整体 (Anderson 1982; 胡亚、陈前瑞 2017)。

从更细致的语用层面来看，大理白语的不同标记在用法的扩展上体现出了多样性特点。从表1可知，*xw⁵⁵* 最具特殊性，是唯一具有先时性用法的标记。*ɔ³²* / *lɔ³²* 的用法相对较多，从结果性用法扩展为持续性用法，且新情况用法表现出了完整体独立报道这一特点，多用于引入新的话题。*xw⁵⁵* 与 *ɔ³²* / *lɔ³²* 非连续性共现进一步支持了从结果性用法到持续性用法的扩展。*xw⁵⁵* 与 *ɔ³²* / *lɔ³²* 连续共现时说明结果性用法可以直接扩展出新情况用法。此外，*ŋɔ²¹* 的完整体只有独立叙述，没有连续叙述，因而从新情况用法扩展到独立叙述是成立的，二者都表示独立事件。上述事实证明，持续性用法在完成体扩展为完整体过程中是非必要阶段。

三 最近将来时、祈使功能

(一) 最近将来时功能

句尾 *ɔ³²* / *lɔ³²* 在“报告”“催促”“应答”“告别”4种语境模式下，可以表示即将或准备要发生的某种事件，称为最近将来时，以下例句中 *ɔ³²* 均可以替换为 *lɔ³²*。

例(28)是“报告”语境，可以在动词 *pe⁴⁴* “走”前加 *ŋiou⁴⁴* “要”，表示即将发生意义的“快要”。同时也可理解为传递出“妈妈来”这一新信息，属于完成体的报道新情况用法，这说明 *ɔ³²* 的最近将来时用法与报道新情况用法关系密切。

- (28) *ŋur⁵⁵mo³³pe⁴⁴jur³⁵ɔ³², ŋer²¹tciw³¹tier⁴⁴tsou²¹xw⁴⁴.* 我妈来了，快藏起来。
我的 妈 走 来 IMF 赶紧 点 藏 起

例(29)是对话前一句，为“催促”语境，是车快要开了，催促大家快上车，而不是要发出“开车”这一指令，不能理解为祈使句；例(30)是对话后一句，为“应答”语境，虽然是第一人称，但不是祈使语气，也不能加“该”等情态成分。

- (29) *khw⁵⁵tsher⁴⁴ɔ³²! ŋer²¹tciw³¹tier⁴⁴!* 开车了！快点！
开 车 IMF 赶快 点
(30) *pe⁴⁴jur³⁵ɔ³², ŋiou⁴⁴kv³⁵sa⁴⁴!* 来了，别叫啦！
走 来 IMF 不要 叫 啦

例(31)有两个 *ɔ³²*，前一小句中的 *ɔ³²* 标记表示事件发生在参照之前，是完成体中的结果性用法。后一小句则是最近将来时的“告别”语境，主语是第一人称，表示说话人将要做某事，可以加 *ke⁴⁴* “该”形成情态句“我该回家了”。

- (31) *xe⁵⁵mier³¹ɔ³², ŋɔ³¹pe⁴⁴ta³²ɔ³².* 天黑了，我回家了。
天 暗 PFCT 我 回去 IMF

(二) 祈使功能

ɔ³² / *lɔ³²* 可以用于祈使句中，如例(32)，隐含的主语是听话人，*pe⁴⁴xw⁴⁴* “起床”这一动作能够被听话人所控制，该句符合类型学研究中典型祈使句的主要要求。

- (32) *pe⁴⁴xw⁴⁴ɔ³²!* 起床了！
走 起 IMP

Bybee et al. (1994:210) 认为祈使可由礼貌、强调、最近或延迟来区分。*ɔ³²* / *lɔ³²* 的祈使带有明显的最近性质，如例(33)的 *pe⁴⁴ɔ³²!* “走吧”这一命令表示最近，指马上走，与最近将来时“催促”语境的意义相关。将来时意义能通过间接言语行为产生祈使的功能。在说话人对听话人具备权威的情况下，说话人对听话人所作的预测可以解释为一种命令。白语的

祈使用法都是促成将来事件的发生，且这种祈使一般是说话人期待最近就会发生的。

- (33) $pe^{44}\sigma^{32}!$ 走吧！
走 IMP

汉语普通话在表示“走”的祈使义时，较少单独使用“走了！”，而倾向于使用“走吧！”。在祈使程度高、语气强的时候，会直接使用“走！”，说明普通话中“了”“吧”的使用不具有强制性，使用时起到的是弱化语气作用。白语则不同，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几乎不单说“ $pe^{44}!$ ”，而倾向于使用“ $pe^{44}\sigma^{32}!$ ”，说明白语 σ^{32} 已经发展为语法标记，其语法化程度更高，是完句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言，相对于普通话，白语的祈使语气偏弱，当 σ^{32} 成为具有强制性的标记之后，其使用范围会更广，因而在对应普通话的时候，只能翻译为“走吧！”

此外， $pe^{44}\sigma^{32}!$ “走吧！”和 $pe^{44}l\sigma^{32}!$ “走吧！”在祈使程度上也有细微差别， $l\sigma^{32}$ 语音上包含辅音， σ^{32} 则是 $l\sigma^{32}$ 辅音脱落后的结果， $l\sigma^{32}$ 在使用时语气更强，祈使意味更明显。

- (34) $jw^{44}pe^{33}\sigma^{32}!$ 吃晚饭了！
吃 晚饭 IMP

例(34)可以理解为父母命令孩子吃饭；也可以是爸爸做好饭了，来催促大家起身。普通话表示祈使时更常用“吃饭了！”表达简洁，不负载复杂信息。白语由于 $tsha^{55}$ “午饭”和 pe^{33} “晚饭”的词汇对应，使得该句在表达过程中负载的信息量增多。此外， $jw^{44}pe^{33}\sigma^{32}!$ “吃晚饭了！”可以单说，祈使含义明显，而普通话中倾向使用“吃饭了！吃饭了！”这种连说模式。 σ^{32} 具有使用强制性，语气范围更大，语法化程度高于普通话的“了”，它的祈使功能已经规约化，祈使力度也更加中性，不只表示急迫的催促，而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白语 $\sigma^{32}/l\sigma^{32}$ 的祈使功能数量接近于最近将来时，说明将最近将来时功能单独划分出来可以更好地说明功能的多样性。白语 $\sigma^{32}/l\sigma^{32}$ 最近将来时和祈使的功能统计，见表2所示：

表2 最近将来时和祈使的功能统计

标记	最近将来时				情态 祈使	总计
	报告	应答	告别	催促		
σ^{32}	1	2	1	2	9	15
$l\sigma^{32}$	4	1	1	1	5	12
小计	5	3	2	3	14	27

四 现在状态、确定功能

(一) 现在状态功能

$\sigma^{32}/l\sigma^{32}$ 与静态动词共现时，可以表示在特殊条件下对事物当前性质的认识。例(35)中的 $u^{44}tsui^{33}$ “就是”是静态动词，表明说话人对节日时间的直接认识。这种功能表示事物当前的状态，不存在状态间的变化，称为现在状态。现在状态功能根据语用条件可以分为性质认识、状态偏离和感叹3类用法(郜谦2017:61)。

- (35) $kuer^{33}sa^{55}la^{21}u^{44}tsui^{33}ke,r^{55}\eta,i^{44}l\sigma^{32}.$ 绕三灵(节日)就是今天了。
绕三灵 就是 今 天 PSS

当句尾 $\sigma^{32}/l\sigma^{32}$ 与静态动词共现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体貌意义。一种具有明显的动态

变化义，属于完成体的结果性用法；另一种表示对事物当前状态的一种新认识，属于性质认识用法。例（36）有两解，一是指听话人现在比以前有了变化，变得什么也做不好；二是说话人主观认为你什么都做不好。该句兼有状态变化和性质认识用法，说明二者具有紧密关系。

(36) nw³¹tha⁵⁵tsl⁴⁴no³¹u⁴⁴ta³²nw⁵⁵mo³³a³¹jou³²o³², tsl⁵⁵xe³¹ni⁵⁵tsl⁵⁵tchiou⁵⁵tuo³³.

现在 你 就 和 你 妈 一 样 PSS 做 什 么 也 做 好 不 行

现 在 你 就 和 你 妈 一 样 了，做 什 么 也 做 不 好。

o³²/lo³²用于形容词或述补结构（形容词做补语）之后，也可以表示事物的状态或程度偏离某个合适的标准，属于状态偏离用法。例（37）是指绳子比预期的要短，是比较之后得出的判断，偏离了说话人的参照标准。

(37) sou⁴⁴ni^{ur³²}tshui⁵⁵(xw⁵⁵) o³², ka⁴⁴cia³⁵tsl⁴⁴le²¹tshui⁴⁴xw³⁵tuo³³.

绳 子 条 短 PSS PSS 把 箱 子 个 系 起 来 不 行

绳 子 短 了，系 箱 子 系 不 起 来。

o³²/lo³²的感叹用法是对谓词所指状态的强调，主要用于感叹句，例（38）中ko³¹ci³⁵“可惜”表达的是这盆花被摔坏了的惋惜，说话人用o³²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时，既表明自己对情状的强调，又希望听话人可以与自己产生共鸣，分享情感^①。

(38) ko²¹ci³⁵o³²! xuo³⁵nw³¹pa²¹tci⁵⁵ciou³³tchiou⁵⁵.

可 怜 啦！这 盆 花 多 好。

可 怜 PSS 花 这 盆 多 少 好

例（39）既表示状态上的偏离，即“读书的辛苦超出了说话人的预期”，同时也表示一种感叹的意味，句中有 the⁵⁵“太”，是状态偏离和感叹的双重理解。

(39) yw⁴²sl³⁵the⁵⁵so³⁵khu³³o³²!

读 书 太 辛 苦 PSS

（二）确定功能

o³²/lo³²作句末语气词，在一些语法结构中不能自由缺省，具有特定的情态意义，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例（40）-（42）都是一般陈述句，不带o³²/lo³²时只是单纯地表示命题内容，带o³²/lo³²则进一步表明了确定的情态意义^②。带o³²/lo³²的陈述句有三个特点：①突显出说话人对命题的确定；②明确标注了信息的流向是从说话人到听话人；③要求说话人倾听认同。如果陈述句中出现表示较低可能性的词语，则句末不能使用o³²/lo³²，如例（43）中有表示可能义的ke³⁵“怕”，句末语气词就不能是o³²/lo³²，只能使用表示猜测的语气词 xw⁴⁴。

(40) ni²¹ke³⁵ni²¹tsl⁵⁵ke⁴⁴zu³¹u⁴⁴(pi³⁵cy⁴⁴) zu³¹o³².

人 该 用 必 须 用 VLD

(41) mer³²u⁴⁴mer³²ma³⁵xw³³xw³³no⁴⁴o³².

买 就 买 最 好 的 VLD

(42) sl³¹v³³nw³¹tcie³¹po³¹li³⁵le⁴²tsl⁵⁵u⁴⁴fa³¹tui³²o³².

事 情 这 件 他 历 来 助 词 就 反 对 VLD

(43) *sl³¹v³³nw³¹tcie³¹po³¹ke³⁵fa³¹tui³²o³².

事 情 这 件 他 怕 反 对 VLD

^① 李蕾（2018）将感叹作为情态功能的一类单独划分出来，本文将其归为现在状态的下位用法。

^② 李蕾（2018）提出了白语o³²/lo³²的确定功能，李煊（2021b）也指出美坝白语的lo³²表达确信。

Malchukov (2000) 提出通古斯语具有确定范畴 (validational category), 并将其归属于认识情态范畴。林华勇、肖棱丹 (2016) 指出四川资中方言“来”的语气助词功能丰富, 可表确认、惊讶及提醒, 并且提出“来 1”(曾然) > “来 3”(确认) > “来 4”(惊讶) 的语法化路径。对确定范畴的概念划分还存在较大差异, 也很少有研究从理论角度对该范畴进行阐释, 对句末语气词表示确定的分析也相对较少, 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理白语 $\sigma^{32}/\text{lo}^{32}$ 的确定功能是对命题信息的确定, 主要用于陈述句。一般陈述句的句类意义是“做断言 (make statement)”, 说话人并不突显自己的态度。如果说话人在陈述句句尾使用了 $\sigma^{32}/\text{lo}^{32}$, 就表明自己对命题信息的确信不疑。 $\sigma^{32}/\text{lo}^{32}$ 的确定功能多出现于条件句或紧缩句, 强调两个命题之间的必然联系, 表确定性, 可以与“肯定、一定”义词语同现。

不同于完成体聚焦于事件或属性变化, 确定是针对命题而言的, 且这些命题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状态义。性质认识用法与确定之间关系紧密: 例 (42) 是确定; 例 (44) 兼具性质认识和确定, 两例非常相似: ①都是对一个命题或事件的判断和认识; ②句尾 σ^{32} 附着在整个命题或事件之后。但性质认识和确定是不同的, 区别在于: ①性质认识中 σ^{32} 具有体意义, 而确定只是纯语气的表达。例 (44) 可以表示“有……了”, 例 (42) 则不能表示“反对了”。② σ^{32} 的省略: 性质认识中 σ^{32} 不可以省略, 确定中 σ^{32} 可以省略, 只是缺少了情态意义。

(44) $\text{pw}^{55}\text{ts}^{44}\text{tw}^{21}\text{tsu}^{33}\text{sa}^{33}\text{s}^{33}\text{t}\sigma^{33}\text{sui}^{55}\sigma^{32}$. 他儿子有三十几岁了。

他的 儿子 个 有 三 十 几 岁 PSS/VLD

白语 $\sigma^{32}/\text{lo}^{32}$ 的结果性用法、性质认识用法和确定区分, 如表 3 所示:

表 3 $\sigma^{32}/\text{lo}^{32}$ 的结果性用法、性质认识用法与确定功能的比较

功能/用法	核心意义	谓词类型	体意义	语气	省略	否定词	共现的副词语义
完成体 (结果性)	变化	动态 静态	有	无	否	“没”义	时间副词
现在状态 (性质认识)	新认识	静态	有	强调	否	“不”义	“可能、或许”义
确定	价值判断	静态 动态	无	确定	能	“不”义	“肯定、必须”义

Bybee et al. (1994:179-180) 将认识情态划分为认识可能性、认识盖然性、推断确定性 3 种, 说话人所认定的命题的真实性逐渐增强。即使是最真实性的推断确定性, 也只表明说话人有很好的理由来推断命题是真实的, 并且这种认识可以取消。汉语表示断言时, 不使用标记“了”, 白语显性标记 $\sigma^{32}/\text{lo}^{32}$ 的强制性要高于汉语。 $\sigma^{32}/\text{lo}^{32}$ 所表示的对命题认识的真实性是不可取消的, 即在小句后不能补充表示否定前句意义的小句, 汉语则没有这种限制:

(45) * $\text{s}^{31}\text{v}^{33}\text{nur}^{31}\text{t}\sigma^{31}\text{ie}^{31}\text{lo}^{31}\text{li}^{35}\text{le}^{42}\text{u}^{44}\text{fa}^{31}\text{tui}^{32}\sigma^{32}$, $\text{ke}^{55}\text{n}^{44}\text{nur}^{55}\text{lo}^{31}\text{pi}^{35}\text{cy}^{44}\text{ts}^{44}\text{tsh}^{42}\text{po}^{31}$.

事情 这 件 我 历 来 就 反 对 VLD 今 天 话 题 我 必 须 支 持 他

这件事我向来就反对, 但今天我必须支持他。

由此可见, 确定对命题真实性的承诺要高于 Bybee et al. (1994:179-180) 等所说的推断确定性, 可以将其归为认识情态的第四层级, 表示说话人对所认定命题的真实性的完全肯定。白语 $\sigma^{32}/\text{lo}^{32}$ 的辖域是在整个命题之上的, 这些命题多数表达的是自身带有真实性的普遍价

值观念。对于说话人而言，他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确定性，而 $\text{ɔ}^{32}/\text{lɔ}^{32}$ 以断言的方式来确定命题的真实性。该用法在自然口语中的频率较高（见表4），仅次于现在状态的状态偏离用法。

表4 现在状态和确定的功能统计

标记	现在状态			确定	总计
	性质认识	状态偏离	感叹		
ɔ^{32}	13	12	9	13	47
lɔ^{32}	3	4	3	10	20
xw^{55}	—	4	—	—	4
$\text{xw}^{55}\text{ɔ}^{32}$	—	7	—	—	7
$\text{xw}^{55}\text{lɔ}^{32}$	—	2	—	—	2
小计	16	29	12	23	80

五 并列、例举功能

完成体标记兼有典型的并列类功能是大陆东南亚语言显著的特征，故本节重点讨论并列类功能的特点。Bisang (1996) 认为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语法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源于“结束”义的时体与情态标记演变为连接动词 (conjunctional verb)。白语 xw^{55} 与 $\text{ɔ}^{32}/\text{lɔ}^{32}$ 都具有连接功能，但是在结构形式上有差异，且不能互换，体现了功能的多样性。

(一) 并列功能

李蕾、陈前瑞 (2018) 认为白语词尾 xw^{55} 作为连接成分，具有结果、承接、转折、对比、追加、并列、衔接话题、开启话题的不同用法，并且分析了完成体结果性用法与结果连接用法，先时性用法与承接、并列等用法之间的扩展关系。

词尾 xw^{55} 的并列用法与句尾 $\text{ɔ}^{32}/\text{lɔ}^{32}$ 不同。句法位置上， xw^{55} 与 $\text{ɔ}^{32}/\text{lɔ}^{32}$ 都符合 Dik (1997:405-416) 提出的联系项原则，即联系项位于其所联系的两个肢之间；不同的是， xw^{55} 附着在后一肢上，而 $\text{ɔ}^{32}/\text{lɔ}^{32}$ 附着在前一肢上，且 xw^{55} 与 $\text{ɔ}^{32}/\text{lɔ}^{32}$ 都不能互换。语义上， xw^{55} 的并列功能所连接的成分可以是事件或表属性的命题，但不能连接名词性的事物，而 $\text{ɔ}^{32}/\text{lɔ}^{32}$ 既可以跟在事件性成分后，也可以跟在事物性成分后。例 (46) 中， xw^{55} 表示并列关系，连接两个动词短语，可以用 tse^{44} “还” 替换，命题可以交换前后位置。例 (47) 不成立，“桃子” 和 “梨” 都是名词，不能用 xw^{55} 连接。

(46) $\text{çio}^{35}\text{tha}^{55}\text{xw}^{55}\text{tsur}^{31}\text{tsur}^{33}\text{thu}^{42}\text{su}^{44}\text{kua}^{31}, \text{xw}^{55}\text{tsur}^{33}\text{jue}^{55}\text{tu}^{55}\text{tsha}^{31}.$

学校 里 有 图书馆 COOR 有 运动场

学校有图书馆，还有运动场。

(47) * $\text{ŋɔ}^{31}\text{e}^{44}\text{jui}^{44}\text{ta}^{21} \text{xw}^{55} \text{çy}^{55}\text{li}^{55}.$ 我爱吃桃子和梨。

我 爱 吃 桃 子 COOR 梨

(二) 例举功能

大理白语的 $\text{ɔ}^{32}/\text{lɔ}^{32}$ 可以直接用于动词短语或名词后，用来罗列一个以上的例子或对象，例子可以不进行深入解析，只需纲目式的罗列，且不具有穷尽性，如例 (48) - (51)，本文

将其归为例举^①功能。 $\text{ɔ}^{32}/\text{lɔ}^{32}$ 属于多次例举，子项出现在前，母项出现在后，常用分总形式呈现。 $\text{ɔ}^{32}/\text{lɔ}^{32}$ 作为后项例举标记，一般出现在例举的子项后，且子项数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48) $\text{pu}^{55}\text{tu}^{21}\text{mu}^{35}\text{a}^{31}\text{ni}^{44}\text{ts}^{44}\text{sɔ}^{35}\text{khu}^{33}\text{ts}^{55}\text{ci}^{33}\text{xw}^{55}\text{tse}^{44}\text{ue}^{32}\text{te}^{42}\text{o}^{32}$, $\text{ue}^{32}\text{ke}^{35}\text{o}^{32}$, $\text{ue}^{32}\text{a}^{44}$

从前 一天 助词 辛苦 助词 死 CONJ 再 喂 猪 EXEM 喂 鸡 EXEM 喂 鸭

o^{32} , $\text{ts}^{55}\text{ni}^{55}\text{ts}^{55}\text{uo}^{35}\text{tuo}^{33}$.

EXEM 做 也 做 完 不行

从前总是辛苦得要死，还要喂猪了、喂鸡了、喂鸭子了，做也做不完。

(49) $\text{a}^{33}\text{s}^{55}\text{lɔ}^{32}$, $\text{a}^{33}\text{tie}^{55}\text{s}^{55}\text{lɔ}^{32}$, $\text{nɔ}^{31}\text{ts}^{55}\text{xe}^{31}\text{ŋɔ}^{31}\text{ni}^{55}\text{sua}^{44}\text{nɔ}^{31}\text{mu}^{33}$.

看书 EXEM 看 电视 EXEM 你 做 什么 我 也 说 你 没

看书了，看电视了，你做什么我都不说你。

(50) $\text{tu}^{32}\text{mu}^{33}\text{lɔ}^{32}$, $\text{pho}^{55}\text{xu}^{42}\text{lɔ}^{32}$, $\text{ja}^{44}\text{ja}^{44}\text{ts}^{44}\text{kui}^{21}\text{o}^{44}\text{tsu}^{33}\text{o}^{32}$.

帽子 EXEM 泡 壶 EXEM 样 样 助词 卖 的 有 PFCT

帽子了，泡 壶了，样 样 都 有 卖 了。

(51) $\text{nja}^{55}\text{ta}^{55}\text{li}^{31}\text{o}^{32}$, $\text{cia}^{55}\text{kua}^{44}\text{o}^{32}$, $\text{mɔ}^{43}\text{cie}^{55}\text{ni}^{55}\text{mer}^{32}\text{tshv}^{31}\text{mu}^{33}$.

我们 大理 EXEM 下关 EXEM 毛线 也 买 地方 没

在大理和在下关，毛线都 没 地方 买。

依据子项性质，可将例举分为事件性和事物性两类。例 (48) (49) 的子项是动词短语，属于事件性例举。事物性例举的子项则多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如例 (50) (51)。从事件性例举到事物性例举也体现出用法的扩展，语料中事件性例举比事物性例举略多 (5 例:4 例)。例 (51) 中，白语的结构已经与汉语翻译的结构产生差异，例举的成分 $\text{ta}^{55}\text{li}^{31}\text{o}^{32}$ “大理了” 可以出现在 nja^{55} “我们” 之后，汉语不可以，结构的复杂性体现出自语 ɔ^{32} 发展程度更高。

沈家煊 (2021) 详细介绍了 Nordlinger & Sadler (2004) 的研究，说明在跨语言事实中，名词可以带独立的“时体态”标记，而且传递句子命题的时体态信息。汉语的事实显示体标记也可以拓展至名词之后并兼有例举功能，如例 (52) (见沈家煊 (2021) 例 56a) 和例 (53) (见沈家煊 (2021) 例 57a)，都是不同对象的并列。

(52) 空调了，冰箱了，电视了，一应齐备。

(53) 疫情蔓延，欧洲了，美国了，印度了，巴西了。

例举语气词连接的各个例举项之间是并列关系，体现在各个子项可以互换顺序上，可以将例举语气词与典型的并列连词合并为并列类连接成分。上海话“咵”也有完成体功能、并列功能和例举功能。冯力 (2009) 指出明末吴语作品《山歌》中，“咵”字书写为“了”，是表完成的时态助词，符合本文完成体的含义。据刘丹青 (2003)，“咵”可以直接出现在前后两个项之间，符合典型连词用法，此外，“咵”也可以用于每一个并列项之后，表示例举。从白语、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功能看，完成体与例举之间可能存在扩展关系。高虹 (2020) 认为承前省略的并列结构为汉语“了”发展出例举功能提供了句法环境，但还需进一步研究。

口语语料中， xw^{55} 的并列用例明显少于 $\text{ɔ}^{32}/\text{lɔ}^{32}$ 的例举用例，见表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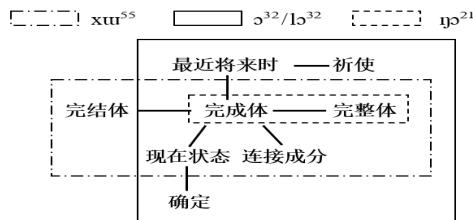
^① 毕燕娟、刘灌、王珏 (2018) 通过是否具有穷尽性对例举和例举做了明确的区分。

表5 并列和例举的功能统计

标记	并列	例举	总计
ɔ ³²	—	5	5
lɔ ³²	—	4	4
xw ⁵⁵	2	—	2
合计	2	9	11

六 结语

本文对大理白语的 xw⁵⁵、ɔ³²、lɔ³²、ŋɔ²¹ 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白语表达完成体及相关功能和用法的多样性，整体表现可用图1概括展示，其中连接成分包括以 ɔ³²/lɔ³² 为代表的例举功能和以 xw⁵⁵ 为代表的并列功能。为了避免图形过于复杂，略去了完成体下位用法的展示，仅用文字概述。新发现的合音词 ŋɔ²¹ 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只有早期的结果性用法和晚期的新情况用法，是新情况用法向完整体扩展的最好例证，同时也说明持续性用法不是向完整体扩展的必要条件。ɔ³²/lɔ³² 比 ŋɔ²¹ 多了持续性用法，和汉语句尾“了”一致。词尾 xw⁵⁵ 只有结果性、先时性两种用法，体现出先时性用法向完整体的扩展。大理白语的这些标记在大的功能上表现出一致性，在细微的语用上各有特点，说明完成体下位用法的分析能够更好地解释功能之间的关系。

图1 xw⁵⁵、ɔ³²/lɔ³²、ŋɔ²¹ 的多功能模式

最近将来时和祈使在汉语“了”的研究中虽有报道，但是否把最近将来时这一功能单独划分出来还有争议。本文将普通话的“了”与 ɔ³²/lɔ³² 进行比较，发现 ɔ³²/lɔ³² 表祈使具有使用强制性，语气范围更大，祈使功能强于普通话的“了”。数量分析结果显示，ɔ³²/lɔ³² 祈使功能的使用频率已高于最近将来时，说明 ɔ³²/lɔ³² 的祈使功能已趋成熟，把最近将来时单独划分出来很有必要。

本文通过对大理白语 ɔ³²/lɔ³² 的考察，提出了新的具有可能性的扩展路径。一是完成体扩展至确定的路径；二是完成体扩展至例举的路径。在时体类型学研究中，具有现时相关性的完成体是多种语法化路径的交叉点 (Lindstedt 2000:379)。但目前以完成体为核心的相关功能中，确定和例举功能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 ɔ³²/lɔ³² 确定功能的研究，本文将确定功能归为认识情态的第四层级，表示说话人对所认定命题的真实性的完全肯定，其发生的可能性要高于 Bybee et al (1994:179-180) 等所说的推断确定性。例举功能也具有类型学上的价值，在并列结构中，多数语言使用连词作为并列符，而大理白语除了使用连词外，还可以使

用语气词。从完成体扩展至例举，除了大理白语的证据外，在汉语“了”和上海话“咵”的功能中都有体现。

完成类体标记多功能性的深入刻画有赖于对各种用法的详细分析，这些细微用法的比较需要有母语人对语料的准确理解并验证于限定语料的穷尽性分析。因此，本文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语言和更多语料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毕燕娟、刘 澄、王 珏. 2018.《例举语气词与例举语块》，载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对外汉语研究》(第 17 期) 第 14-4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陈前瑞. 2016.《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3] 陈前瑞、胡 亚. 2016.《词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4] 董文菲. 2013.《洱海周边地区白语方言土语对比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5] 冯 力. 2009.《上海话虚词“咵”所表现的语法化等级链》，载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 第 56-7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高 虹. 2020.《“了”类例举语气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7] 鄒 谦. 2017.《句尾“了”与静态谓词的互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8] 胡 亚、陈前瑞. 2017.《“了”的完成体与完整体功能的量化分析及其理论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9] 李 蕾. 2018.《白语大理方言 *xw⁵⁵* 的多功能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 李 蕾、陈前瑞. 2018.《白语大理方言 *xw⁵⁵* 的多功能性研究》，《民族语文》第 4 期。
- [11] 李 煊. 2021a.《美坝白语的体系统》，《民族语文》第 5 期。
- [12] 李 煊. 2021b.《美坝白语的体标记 *xw⁵⁵* 和语气词 *lɔ³²*》，《百色学院学报》第 5 期。
- [13] 李桥春. 2006.《剑川白语语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4] 李雪巧. 2019.《阳和庄白语动词语义句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 林华勇、肖凌丹. 2016.《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2 期。
- [16] 刘 文、汪 锋. 2019.《北五里桥白语初探》，《汉藏语学报》(第 11 期) 第 119-13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17] 刘丹青. 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18] 马庆株. 1992.《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 沈家煊. 2021.《名词“时体态”标记：理论挑战和应对方略——兼论汉语“了”的定性》，《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 [20] 王 锋. 2014a.《白语 366 句会话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1] 王 锋. 2014b.《白语大理方言基础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2] 王 锋. 2016.《白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3] 徐 琳、赵衍荪. 1984.《白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4] 赵金灿. 2010.《云南鹤庆白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5] 赵燕珍. 2012.《赵庄白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6] Anderson, Lloyd B. 1982. The “perfect” as a universal and as a language-specific category. In Paul J. Hopper (ed.),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pp: 228-2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27] Bisang, Walter. 1996. Areal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based on nouns and verbs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n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20(3): 519-597.
- [28]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 Dik, Simon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1: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30] Haspelmath, Martin. 2010.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descriptive categories i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Language*, 86(3): 663-687.
- [31] Lindstedt, Jouko. 2000. The perfect: Aspectual, temporal and evidential. In Ö. Dahl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pp: 365-38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32] Malchukov, Andrej L. 2000. Perfect, evidentiality and related categories in Tungusic languages. In Lars Johanson & Bo Utas (eds.), *Evidentials: Turkic, Iranian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pp: 441-46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33] Nordlinger, Rachel & Louisa Sadler. 2004. Nominal tense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80(4): 776-806.
- [34] Schwenter, Scott A. 1994. "Hot news"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perfects. *Linguistics*, 32(6): 995-1028.

A Study on Polyfunctionality of “Perf Grams” in the Dali Dialect of Bai

LI Lei and CHEN Qianrui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perf grams”, that is, aspectual markers frequently used to indicate the perfect aspect and related functions, in the Dali dialect of Bai, which are xw^{55} , lo^{32} , σ^{32} and $\eta\sigma^{21}$, with $\eta\sigma^{21}$ being a fusional word ($\eta\sigma^{21} < \eta\sigma^{21} \sigma^{32}$). These aspectual markers have diverse functions. Firstly, they can serve as perfect and perfective markers; specifically, σ^{32}/lo^{32} may indicate resultative, continuative and new situation, usages all subsumed under the perfect aspect, while xw^{55} has resultative and anterior usages, and $\eta\sigma^{21}$ has usages indicating resultative and new situation. Secondly, σ^{32}/lo^{32} may serve to indicate immediate future and imperative, and the imperative σ^{32}/lo^{32} is compulsory and has a fairly high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irdly, σ^{32}/lo^{32} may serve to indicate the present state and a validational; to be specific, the validational σ^{32}/lo^{32} indicates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proposition in the form of assertions and belongs to epistemic modality. Fourthly, some of them may serve as coordinating connectives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at is, the enumerative marker such as σ^{32}/lo^{32} and the coordinating marker such as xw^{55} .

[Keywords] the Dali dialect of Bai perf grams polyfunctionality quantitative analysis

(通信地址：10087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